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石磊◎主编

邱少云

的故事



人民日报出版社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邱少云的故事

主编 石磊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人物/石磊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80208 - 438 - 5

I. 英... II. 石... III. 英雄模范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074 号

英雄人物, 时代楷模丛书

书 名: 邱少云的故事

主 编: 石 磊

责任编辑: 渐 江

封面设计: 睿点书装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数: 1 - 5000

印 张: 108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定 价: 648.00 元

书 号: ISBN 7 - 80208 - 438 - 5

前 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的革命先烈、无数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奉献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革命斗志和英雄气概，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当今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需要这种强大的革命精神，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目 录

英雄不留模样	1
一座空坟	6
炒老板“鱿鱼”的二哥	14
十一个月的国军伙夫	28
被拒绝的新兵	36
自尊的缺口	42
川东大剿匪	49
留给世界的惟一手迹	60
文化的胜利	71
火从邱少云的身上烧过	76
临战前调离前线的邱少云	85
最后的偶像	94
坑道战中的“小太阳”	103
参加潜伏的“非党员”	113
被烧得只剩下两只插进泥土的手	124
英雄壮举感动金日成	138



英雄不留模样

昨天最后想象了一下他的样子。

他犹如天石，闪发幽然光彩。这又是想象的伸展。我是个追慕者，因此，我无缘见到英雄。

他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南纬一二七度，死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纬三十七点六度前出部位，死时海拔高度三百九十一米。彼时军事地图标称其为三九一高地。葬于北纬三十九度的沈阳市。他的生命长度用此三点来标称，已够让人惊撼，彼时有人称：这三种纬度串起来如同一个不规则之圆，这似乎暗和了一句俗语：英雄的过程只是从零到零，不同之处仅在于他复归零的曲线和速度。

那是一种只能借助想象才可以完成的过程。当他的某些永远的东西刺伤你的时候，想象似乎是趋近他的惟一途径。

这种想象已经延伸了至少二十余年。我在十一岁时看到了他。确切地说。是读到了他的名字。那名字一出现，我就发现，在那团火焚尽他的同时，我感到了一种疼。那疼如同病痛，埋在我的灵魂深处。那天我记得，山西的严冬使我的阅读出现了困难。



我发现一个人居然可以战胜火。

晚饭时，我偷偷地用火灼了一下我的右手，皮肤被火灼出了一片残焦，我疼得差点昏迷过去。

我知道，火其实永远无法战胜，当你用身体去与之抗衡时，但你的胜利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答案。那块残焦的皮肤成了我十一岁时接近英雄的一种证明。我不知道他的样子。但有許多年，包括到现在他的形象仍复活在我的想象中。那种惟有才我可以感受到的一种清晰的形象，埋在我的灵魂深处的某一部分，如同坚硬的刺，让我在触到他的名字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坚强与依靠。我坚信，凡人其实是需要英雄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该为自己找到一种真实的个人的英雄梦，伴随自己终生，哪怕变成英雄暗中的一个影子。我就在这个影子中期待了许多年。

当黑白片《打击侵略者》中的你出现时，我竟觉出了陌生。我不敢相信，他就是你。因为你在我的想象中该是另外一种模样。那种模样属于我自己。

我至今仍在寻找你，不如说想找到你在我心中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种下意识的东西对于一个少年意味着什么。我总是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某个人会成为你的影子或者一种精神上的影像，影响着你。尤其对于一个瘦弱而又胸怀英雄铁血梦的少年，这种影响总是在不自觉中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动力，甚至缘分。

因为有些东西是注定的，你无法逃避。



从看到他的名字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我将会永远与他相伴。

再过七年，我十七岁。我在众多的征兵队伍中，选择了苍凉神秘的大西北。那种选择没有缘由，惟有一种隐约的预感在主宰着我。三天三夜的慢行后，我到了西凉州武威市。一踏进城东的那座城堡中的营区，我就感受到一种燃烧之气。我感觉到了英雄。

我到了英雄所在部队。三天后，我写下第一首关于英雄的诗，开头两句是：我在西北当兵，我与一名叫邱少云的英雄是战友。

锻造由此开始。

我听到了他的战友们讲的更多的他的故事。我知道了他的许多轶事或者是传说。我热爱这个野战师，热爱那几年的岁月，只是因为，我与他是战友。

我似乎无法躲开与他的缘分。

军校毕业后，我又回到了这个师。我的中尉军衔是在他生前所在九连下达的。在档案上，我担任过该连副连长。

我是他的上级。

我在队列前，每天呼点邱少云，有一百八十多条汉子替他回答。可我却从没见过他答到的样子。寻找他的模样成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

一九八九年，他的侄子邱光忠在他生前所在的九连任排长时说。他从没见过伯父的照片。他的伯父与他长得不太相似，这话是村里长辈说的。



邱光忠是个挺倔的四川人。能来自己伯父生前所在九连当兵，自然是沾了伯父的光。但这个四川人从士兵到班长、排长，继而是副连长，他的人生行途呈现的也是一种瑰丽。他去过南线参战，那场战争中的勇敢使他成了英雄。

他荣立过二等战功。一九九五年，他退出现役，离开伯父生前所在连，转业回到重庆市，在工商银行工作。

英雄的四弟邱少华告诉我说：哥哥长的黑乎乎的，有一米七高，冬瓜脸，两只眼睛挺大，与他很像。现在在四川省铜梁县邱少云纪念馆和生前所在部队所塑的邱少云的塑像就是照他的样子做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再有一天就是邱少云的忌日。我驱车到了他的故乡——铜梁县少云乡少云村。四十年前，这儿在地图上为关溅乡玉屏村邱家沟，属四川省。四十年后的今天，这儿刚划归重庆直辖市。沧海桑田，令人徒生感叹。

老邱家沟在微雨中秀丽静幽。

他家的老屋仍在。那屋子已无人住了，孤零零的，犹如某种意味。竖在田野里。邱少云在这间老屋里住了二十三年。他共有兄弟四个。我只找到了他的大哥邱东云和四弟邱少华。他的大哥邱东云老了，他已记不清楚弟弟的童年了。惟一留在他已经苍老的记忆里的是，弟弟二十三岁走时，找到已过继给伯父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走罗，老子当兵去，有了枪，我就回来报仇！



川语很有意味。

少云是怀着另外一种情感走的。那会儿，他要报仇的欲望几乎成了他安慰自己被抓去当壮丁的惟一希望。

可以说清楚邱少云模样的邱少华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他的女儿邱光淑现任邻县的副乡长，我听过她来部队参加邱少云牺牲四十周年时的演讲，很有才华。

邱少华谈起二哥来，很平静。这么多年，怀念只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他说，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在课本上看到二哥的故事时问他，他才会感觉到，二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太久了。而这时候，他总会悄悄回老屋一趟，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安抚一下他不太平静的心。

明天就是十月十二日，邱少云的忌日。他准备了一瓶烧酒。一篮子纸钱和一些腊肉。每年他都要去村口为二哥烧些纸钱、送些肉，因为二哥在世时最喜欢吃腊肉。

二哥的坟远在沈阳。邱少云一九四七年离开邱家沟，至今魂遗他乡，再没回过这块土地。

邱少华为二哥备好祭物，吧嗒一口烟，自语般的：“明天他该七十六岁了，如果他活着……”

窗外，树叶子在稠雨中吧嗒下落。

天泪簌簌。



一座空坟

山有点平凡，也不像山，像是没剃秃的头，很难看。这儿是邱家沟。距此沟不远，就是玉屏村。

据铜梁县志载，这儿地荒山贫，几百里都无人烟，山上山下一片赤荒。有一年，几家姓邱的百姓逃荒来到这里。他们搭起草棚，围山垦荒，人烟才旺了起来。有了人，就有了村。村中一德高的族人为这村取名玉屏，喻那座荒山如同一扇佳玉刻就的屏风。护佑着村中百姓。如此屏风便知这村的秀丽了。但四周村人仍惯称这儿为邱家沟。

玉屏村出现没几年，住在县城的李玉高来到了这里。他看中了这块被垦出的山野。这个人传说做过县府中的师爷，精通巧取豪夺与打各种官司。他思谋了许久，造了张假地契，挨个儿找村里人签上，又给县长送了份厚礼，竟使原本无主的山野一下子有了它的主人。李玉高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开垦土地的人，倒成了他的佃户。

这是利用文化进行的成功的掠夺。

这个姓李的地主在县志和野史中均无踪迹，我只从邱家人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他的影子。这是个有着一定文



化的恶霸式的人物。

邱家租了他六亩地。

据说刚开始几年这个家还可以对付过去。但自从租了他的土地后。这个家就开始走向衰落了。

邱炳荣家六口人仅有一间旧屋。

这个老实本分的汉子一年从春到冬，往土地里使劲泼洒汗水。他相信靠自己的勤劳与辛苦，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却想不到，租地种了六年，却欠下了李家地主的一大笔钱。家境每况愈下。

邱炳荣一气之下，去了安溪河拉纤。

这个硬汉子死于别人的谋害。死时年仅四十三岁。

邱少华说，他的尸体家里人没能找到。现在唯有的是二哥邱少云为父亲造的一座空坟。

坟就在被祖先称为玉屏的荒山上。

荒山隐藏苦难，它似乎天生就是为穷人而立的牌坊。我一个人来到邱少云家西侧的一块山包上，这儿有堆已看不出形状的旧坟。这块荒坟就是当年邱少云为父亲挖的。只是那坟里只有父亲的一双磨破的鞋子和一件旧衣服。坟前的一块木头墓碑是邱少云做的。据说，学过木匠活的邱少云，在刻父亲的名字时，不止一次地被划伤手指，鲜血和着泪水浸透了那碑文。

木碑和父亲的名字已经找不到了，连坟也被岁月给抹平了。

只有这一堆土。

它是邱少云为父亲造的衣冠冢。



穷人是没有纪年的。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对于邱少云来说，可能是个永难忘却的日子。

这天下着雨，路上泥泞不堪。十一岁的邱少云与弟弟邱少全一起去关濞乡逛街。他和弟弟背着六个萝菀。萝菀是妈妈熬了几天几夜编的。快过年了，家里已经没有隔夜粮了，还欠下了村公所让交的地亩捐和壮丁捐，保长已派人把家里的东西给拿光了。父亲在安溪河上拉纤，出去三个多月了，还没回来。妈妈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少云和少全兄弟俩去街上卖萝菀，指望可以卖点钱，换点盐巴和米。

穷人的日子似乎就是吃饱与挨饿的循环，而能吃饱肚子则成了这一家人最基本的愿望。

关濞乡是铜梁县较大的一个镇子。平时赶场的人就多，逢到傍年过节就更热闹了。兄弟俩蹲在石板街的一角，他们眼巴巴地盯着过往的人群，人们似乎对他俩的萝菀不屑一顾，这年月，人们连肚子都顾不上，谁还有闲钱买萝菀。从早晌挨到傍晚，都无人问津。兄弟俩又冷又饿，邱少全几次说回吧，可邱少云就是不吱声。这个十一岁的孩子知道，母亲和弟弟少华还在家等着他们换回米呢！

卖不掉萝菀，家里照样没米吃。

他眼巴巴地瞅着过往的行人。天色已快黑尽了，雨丝仍如同心中的愁绪般若有若无地飘荡。弟弟少全低声问他：“二哥。我们回家吧！等咱爸回来，就有米吃了。”



“咱爸……他挣的几个钱，还不够还捐的，……”少云仿佛说给自己听的，边说边把萝筐背起来，往家走。

翻过一道山坡坡，就是玉屏村邱家沟。

他和弟弟刚推开院门，就察觉出一丝不祥。平时冷落的邱家小屋里，站满了人。伯父邱炳富抬头看到少云兄弟，竟低下头去，泪珠从他的老脸上悄然滑落。

少云不知所措地走过去。母亲躺倒在竹床上，村里的医生正在为她拔火罐。他似乎明白了什么，问邱炳富：“伯爷，我妈她……”

“娃儿，”邱炳富伸手拍拍他的肩，“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可不能不懂事。你妈没事，就是昏过去了。”

“我妈怎么了？上午我们出去时还好好的呀！”

“是你爸出事了。”邱炳富的脸色焦黑，“他被人害死了……”

“什么？”少云呆住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父亲会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是抛下自己和母亲。他扯住伯父的手，使劲喊着，“不可能，爸说他要回来过年的，还说今年要给我买件衣服的呀……”

他失神地自语。已经明白了生活艰难的邱少云，似乎一下子感到了一种无望和恐惧。失去父亲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如同抽去他的肋骨和脊梁，那种精神的失重感几乎会一下子压垮他。

妈妈在邱少云的喊声中苏醒了过来，失神的眼睛落在床前这三个孩子身上，泪水哗哗地涌溅，这个坚强的



女人失声哭了起来。

“妈妈呀，妈妈！”邱少云使劲忍着眼泪，轻声地低唤着妈妈。他知道这会儿流泪只会增加母亲的伤悲。这个倔犟的孩子，已懂得了在痛苦时让自己坚强起来。两个弟弟也从屋里奔出来，摇着妈妈，他们嘶哑的略带恐惧的叫喊在这个夜晚显得特别凄凉。

孩子们的哭声，像刀子似的刺着邱炳富的心。他连忙扶着邱少云妈妈的头，又把她抱进屋里，叫邱少云揉着她的胸口，自己用毛巾浸上凉水捂在她额头上。孩子们的哭喊声，一下下地撕扯着大年前夕的每个人的心灵。

父亲的死去，使这个家一下子失去了欢乐和生气。

而此时，父亲的死给这个孩子的最大刺激，就是他死亡的经过。

据邱炳富说，邱炳荣三个月前去安溪河上给县城一姓王的船老板拉纤，讲好一个月结一次账。那个姓王的老板是当地的“舵爷”（帮会头子），这个人靠抢劫起家，发财后就办起了这家船行。他对拉纤的河工们极尽刻薄，对船工们的钱总是能拖就拖，拖不过就赖。邱炳荣这帮河工拉了三个月纤，眼看就要过年了，本来说拿上工钱回家，可王老板却躲起来不见人。邱炳荣是个硬性汉子，咽不下这口气，就在拉了一船年货去重庆的半路，把船停了下来。要求把钱先发了再拉，否则就把这船货给扔在半道。王老板十分恼怒，只得先发了三个月工钱。可这家伙恨透了带头闹事的邱炳荣，就在当天夜



里，他带了几个护船的家伙，趁邱炳荣不注意，把他打昏，推进了安溪河里。

少云在伯父的讲述中呆住了。用他十一岁的阅历和认识，他怎么也无法想象与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没有穷人的活路。似乎穷人就该受人欺负，就该任人宰割，而那些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地打骂杀戮，连穷人的命也捏在他们的掌心里？

这个问题对于十一岁的少云来讲，有些沉重了。但王老板害死父亲的经过却激怒了这个倔犟的孩子，他看着醒过来的母亲，抑制不住地狂喊着：“这个龟儿子王老板，我非杀了你不可！伯爷，明天带我去县里，我要告他！”

“没有用。”邱炳富叹着气说，“这龟儿子有权有势，我去找他，还被他打了一顿。现在他人跑到了重庆，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拿什么去告这个坏蛋？”

“那就没办法啦？”邱少云紧咬着牙。儿子的成熟是从父亲的死开始的。邱少云头一回觉出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时的一种软弱与无力。这种弱小是因为自己的怨愤总无法找到公正的回报而引起的。邱少云一个人跑到村边的玉屏山上，天天面山呆立。谁也不知道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在想什么，但有一点，妈妈发现这个孩子开始成熟了。他整天上山砍柴、打草，带弟弟去讨吃的，童年和少年交界处的稚嫩与娇气几乎一下子脱落掉了。

三天后，邱少云把父亲留在家中一双穿旧的鞋子与两件衬衣找出来，抱到山上。他告诉妈妈说，该给父亲



找个家，造座坟。因为家乡人认为，衣服和鞋子就是一个人的魂，把这些埋了可以超度一个人的灵魂，就可以把他找回家，让他安宁下来。坟，在玉屏山上的一个向阳处，太阳升起来和落下时，都可以照到它。这座坟是邱少云为自己挖的一座心坟。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这个家过得没滋没味，失去父亲和不能为父亲报仇的沮丧与失落折磨着邱少云。过年那几天，他几乎天天都在山上父亲的孤坟边呆着。

大年初三，他从这个家失踪了。他一个人带把柴刀去了安居镇。那个姓王的船老板已搬走了。他在王老板的宅子周围转了三天，才悄然回来。

这事只有哥哥邱东云知道。去镇子上时，他去找到了在伯父家的大哥。邱东云回忆说：少云性子太硬了，他只说要报仇，可谁也不敢相信他会去找那个王八蛋……

母亲知道他去寻仇的消息后，竟大恸。这个目不识丁的妇女在邱炳荣死后。几乎垮掉。她自觉疾病已迅速将她击毁，惟一让她留恋这个世界的是自己的这三个儿子。世间给这个家的不公平和灾祸太多了，她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个世界不会给她这个答案，她所拥有的仅仅只是默默忍受。

只有邱少云随了父亲的性格：坚韧、心气硬、说一不二、倔犟……

邱少云的母亲死于来年春天。

她为邱少云三兄弟留下一笔欠村中大地主李炳云三